



蒙古佛教史

作者—固始噶居巴·羅桑澤培 譯注—陳慶英、烏力吉

蒙古人對藏傳佛教的虔誠，
早已經引起關心蒙古草原的學者和旅行家的注意，
從十九世紀以來他們所寫的有關蒙古的書籍中，
大量地講述了蒙古各地對藏傳佛教的信仰和崇拜的情況。
而於現在蒙古學界所依據的蒙古佛教歷史資料中，
本書則是諸書中最為有系統和詳盡的一部。
它記載了許多關於蒙藏之間宗教文化相互影響的重要史實，
是所有欲了解蒙古佛教歷史以及其佛教文化特色所不可錯過的重要典籍。



藏傳佛教叢書④

蒙古佛教史

原著者／固始噶居巴・洛桑澤培

譯者／陳慶英・烏力吉

發行人／黃瑩娟

美術編輯／蔡秀玲

出版者／全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江路69巷10號5F

永久信箱／台北郵政24-341號信箱

電話／(02) 25081731 傳真／(02) 25081733

郵政劃撥／19203747 全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E-mail／buddhall@ms7.hinet.net

<http://www.buddhall.com.tw>

行銷代理／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之32號4樓（富頂科技大樓）

電話／(02) 27953656 傳真／(02) 27954100

初版／2004年12月

定價／新台幣26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缺頁或缺圖的書，請退回更換)

B 949.2
200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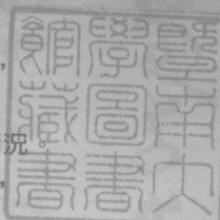
港台書室



蒙古佛教史

作者—固始嘎烏巴、羅桑澤培 譯注—陳慶英、烏力吉

蒙古人對藏傳佛教的虔誠，
早已經引起關心蒙古草原的學者和旅行家的注意，
從十九世紀以來他們所寫的有關蒙古的書籍中，
大量地講述了蒙古各地對藏傳佛教的信仰和崇拜的情況。



而於現在蒙古學界所依據的蒙古佛教歷史資料中，

本書則是諸書中最為有系統和詳盡的一部。

它記載了許多關於蒙藏之間宗教文化相互影響的重要史實，
是所有欲了解蒙古佛教歷史以及其佛教文化特色所不可錯過的重要典籍。



目錄

《蒙古佛教史》漢譯本序	005
關於本書	009
前記	013
第一章 歷代王統的傳承	019
一、印度及吐蕃之王統	020
二、蒙古早期之王統	022
三、元朝以後的蒙古王統	037
四、明朝和清朝的王統	048
第二章 佛教在蒙古地方的傳播	087
一、佛陀教法的傳播	088
二、佛教在蒙古的早期傳播	094
三、八思巴的事跡	105
四、元代其他高僧的事跡	115
五、歷輩噶瑪巴的事跡	118
六、宗喀巴大師教法的傳播	121
七、格魯派教法在蒙古的早期傳播	
	130
八、四世達賴喇嘛雲丹嘉措的事跡	
	142

九、固始汗的事跡	148
十、內濟托因的事跡	150
十一、五世達賴喇嘛等高僧的事跡	
	154
十二、清代蒙譯佛經及建立寺院之情形	
	165
十三、六世班禪的事跡	168
十四、清代蒙古各地佛教概況	178
十五、二世嘉木樣活佛的事跡	180
十六、赤欽活佛晉美南喀的事跡	190
十七、德哇活佛絳央圖丹尼瑪的事跡	192
十八、參卓堪欽絳央喜年的事跡	194
十九、蒙古各地的高僧	194
二十、旃檀覺臥佛像的歷史	210
二十一、五台山等聖地概況	212
二十二、七世達賴喇嘛的教理格言	214
後記	261
參考書目	265
附錄	271

《蒙古佛教史》

漢譯本序

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的傳播，從成吉思汗的時期即已經開始，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時期，蒙古的上層已經全面接受藏傳佛教。藏傳佛教的薩迦派和噶舉派在元朝的宮廷中受到尊崇，對蒙古族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習俗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元朝滅亡後，藏傳佛教在蒙古的傳播曾經中止近 200 年，到 1578 年俺達汗與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在青海湖邊會見，藏傳佛教的格魯派以更大的規模傳入蒙古。蒙古在元代和明末清初兩度進入青藏高原，並且統治了青藏高原，但是最後的結果都造成了蒙古族接受藏傳佛教。清代藏傳佛教在蒙古的傳播，使得內外蒙古和漠西蒙古出現了衆多的藏傳佛教寺院，蒙古族的出家僧人和寺院的數量，藏傳佛教在蒙古社會的影響，幾乎可以與藏族地區相比，以致於清廷將將崇信藏傳佛教作為安定和控制蒙古各部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蒙古人對藏傳佛教的虔誠，早已經引起關心蒙古草原的學者和旅行家的注意，從十九世紀以來他們所寫的有關蒙古的書籍中，大量地講述了蒙古各地對藏傳佛教的信仰和崇拜的情況。但是，關於藏傳佛教在蒙古的傳播歷史，卻很少有人作過詳細的論述。在現在蒙古學界所依據的蒙古佛教歷史的資料中，羅桑澤培所著的《蒙古佛教史》仍然是最為系統和詳盡的一部，其中的原由，可能是由於清代蒙古各部分治，互相來往較少，鮮有學者瞭解藏傳佛教在蒙古各部的歷史，其次蒙古佛教僧侶學者極重藏文，以誦讀經典，而用藏文寫作大部頭的佛教史，困難較多。羅桑澤培是因為其藏族上師堅持要求，而寫作是書。所以對本書作者羅桑澤培的生平和作品，實有探討的必要。我

們趁此次全佛出版公司將《蒙古佛教史》漢譯本新版之機會，在本書的附錄中，附加上以烏力吉巴雅爾的介紹羅桑澤培的作品文章，來作為對本書的作者進一步介紹。

陳慶英・烏力吉

2004年11月13日於北京

關於本書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it-ebook.org

「霍爾卻穹」，一般指蒙古政教史或者蒙古佛教史。自十七、八世紀以來，用藏文寫作的蒙古族學者中，曾經撰寫「霍爾卻穹」者，不乏其人。如依希班覺的「如意寶樹」，達爾瑪達拉的「白蓮數珠」、達木丁的「吉祥白螺笑聲」等都被稱作「霍爾卻穹」。然而，另一位蒙古僧人——固始噶居巴·洛桑澤培（gu shri dkav bcu pa blo bzang tshe vphel）撰寫的「大霍爾地區正法如何興起情況講說闡明佛教之明燈」（蒙古佛教史——顯明佛教之明燈）便是國內外蒙古學家所時常提及的「霍爾卻穹」。

「霍爾卻穹」，實為藏文音譯，取自藏文木刻本陰面左側所標全稱之縮寫「hor chos vbyung」，該書以此稱聞名於世，現譯作「蒙古佛教史」。

「霍爾卻穹」在十九世紀末就被西方學者所知曉。這要歸功於胡特（G.Huth 1867——1906）的1894年的德譯本。隨後，日本外務省調查部（由橋本光寶執筆）根據藏文版並參照胡特本譯的日文「蒙古喇嘛教史」於昭和十五年（1940年）問世。我們尚未見到德譯本，所以不敢妄加評說。就日譯本而言，正如譯者在解題中所說的那樣，把原文直接傳達給了讀者，可稱之為較好的譯本。但美中不足的是譯者把全書內容劃分的章節段落過多，給人一種支離破碎之感。尤為遺憾的是，無論是胡特還是日本人均把「霍爾卻穹」的作者搞錯了。他們把責成用蒙藏兩種文字撰寫一本蒙古佛教史的薩木察活佛晉美南喀誤認為是該書的作者，直到本世紀中才由羅列赫作了糾正，後來蒙古人民共和國學者比拉也作過補充說明。但是，至今仍有不少

人步胡特和日本人之後塵。

「蒙古佛教史」，編入固始噶居巴·洛桑澤培文集的第七函之中，全書 162 頁。在該書的後記中作者扼要地說明了撰寫此書的原委——當赤欽薩木察活佛晉美南喀應邀到達卓索圖盟土默特旗貝子諾顏的寺院時，作者前去拜會，晉美南喀要作者用藏文和蒙文寫一部佛教在蒙古地方傳布情況的書，作者辭以力不勝任，但在晉美南喀的堅持下，才接受下來。另外，在後記中作者也提到了自己的名字為固始噶居巴·蘇蒂阿育哇爾達。

「蘇蒂阿育哇爾達」正是與「洛桑澤培」對應的梵文字。洛桑澤培出生於內蒙古卓索圖盟，生平事跡不詳。據他在本書中所說，他於藏曆第十三饒迥鐵鼠年（1780 年）七月五日在察汗加拉克地方與四百多僧人一起從六世班禪受比丘戒。我們知道崇奉藏傳佛教的僧人一般在二十歲受比丘戒，所以估計他生於 1760 年前後。

「蒙古佛教史」除了東西方譯文之外，國內至少還有一種蒙文手抄本，鮮為人知，現藏於內蒙古社會科學院圖書館。人們不禁要提出這樣的問題：蒙文手抄本與藏文木刻本是不是相同的書？如果是，那麼接著問，哪個在前？那個在後？譯者又是誰？等諸如此類的問題。我們認真核對了這兩種文本之後發現，它們確實是同一部書的兩種文本，並且可以斷定，藏文在先蒙文在後，蒙文譯自藏文。手抄本基本上把所有人名、地名和專用名稱都按藏文寫法轉寫成蒙文，給一般讀者造成了難於辨別之苦，對此只有借助藏文本才會搞清其本來面目，這一點足以說明問題。蒙文本沒有留下有關譯者的信息，所以，目前

尙不能確定誰譯於何時。

「蒙古佛教史」，內容很豐富，它記載了許多蒙藏之間宗教文化相互影響的史實，特別是有關拉卜楞寺與卓索圖盟、昭烏達盟、哲里木盟的王公和僧人的關係，不見他書。這些資料對研究藏蒙文化和蒙藏關係史的讀者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原藏文刻本和蒙文抄本均無詳細分目，本書細目系由譯者後加。限於水平，譯注中難免有誤，請讀者不吝賜教。

「蒙古佛教史」於第十四饒迥的土兔年（1819年）在扎西甘丹雪珠林寺完成，距今正好170周年，當它的另一種本——漢譯本問世之機，我們向熱情支持出版本書的吳肅民、于萍海、嚴宏、烏力更和編排索引的托亞表示謝意！

譯注者

1989年冬

「惠心」●男答：你真太伟大了！
「惠心」：惠心与惠鑑，此指要殊至利的智慧。●醉音詣三窟醉音詣者是惠音，
釋迦牟尼佛的左隨侍，專司「醉」事。坐卽聲醉音詣者。長因集解
●惠釋：梵音譯。惠釋為「覺」？對如來乎復與實相而離得
解」之「觀察」，通稱「菩提」。

卷二序言提：照耀帝留福與留連，照思慕留的慈母，留生者革

命還存，留之猶存。白髮男，留之，受用無窮。能共圓明火。

卷三序言提：留者易凡達，○王夫之說水火無期者工識。

卷四序言提：名譽莫計，留其人，留其事，留其業。

前記

卷一序言提：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在深孽古源

卷二序言提：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

卷三序言提：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

卷四序言提：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

卷五序言提：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

卷六序言提：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

卷七序言提：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

卷八序言提：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

卷九序言提：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

卷十序言提：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

卷十一序言提：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

卷十二序言提：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

卷十三序言提：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留者不虛也。

頂禮上師文殊室利菩薩❶！

以極大毅力廣發菩提❷心願，
以無數善行積聚二部資糧❸，
明現四身❹時刻在利益眾生。
向佛陀❺及其弟子虔誠頂禮！

眾生怙主薩班❻法王八思巴❾
及卻固敖德色爾❽，
第二佛陀❻及大慈法王❾、雲丹嘉措❿，
還有哲布尊丹巴❻及扎雅班智達❾等，
向這諸位恩德先聖虔誠頂禮！

為完成遍主上師的諭令，
敘述佛法在蒙古的傳播，
根據先輩賢哲們的著述，
我擇其精要撰成此書。

在此，按照上師希瓦拉❻的「解除衆生苦難的唯一良藥、所有利樂之源泉乃是佛法」的教誨，將所有衆生現時及久遠的所有利樂之源泉即佛陀的教法珍寶在蒙古地方傳播的情形作一敘述。在敘述時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歷代王統的傳承；一是佛法及執掌佛法的大德們的歷史。

名詞注釋



●文殊室利菩薩：梵音曼殊室利的音譯，相傳其靈魂說法的道場在山西五台山。釋迦牟尼佛的左脇侍，專司「智慧」，其塑像多騎獅子，表示威猛。

●菩提：梵音譯，意譯為「覺」，「智」等。凡斷絕世間煩惱而成就「涅槃」之「智慧」，通稱「菩提」。

●二部資糧：指福德資糧與智慧資糧。資糧指積累、匯集。

●四身：佛所具備的自性身、智慧身、受用報身和變化身。

●佛陀：梵語Buddha的音譯，簡稱「佛」，亦譯作「佛駄」、「浮陀」、「浮屠」、「淨圓」等，意譯為「覺者」、「知者」。

●薩班：藏文薩迦班智達的縮寫，指貢嘎堅贊（1182-1251），他精通五明，洞悉佛典，遂成著名之大法王。亦稱薩迦五祖之第四祖，1244年應蒙古窩闊台汗次子闔端邀請，攜侄八思巴及恰納相見于涼州。他在蒙古地區弘揚佛法，死在涼州幻化寺，其靈骨供在此寺。

●八思巴：薩迦五祖之第五祖師。亦稱八思巴洛追堅贊（1235-1280），舊譯發思巴、帕克思巴、八合思八等。十歲出家，後隨叔父薩班抵涼州幻化寺，先後會見闔端、忽必烈。1260年忽必烈即位，他被尊為國師。1269年奉命制蒙古新字頒行全國，還封大寶法王，掌管全國佛事，1276年任薩迦法王，1280年死在薩迦寺。

●卻固敖德色爾：日文版和藏文本都把它意譯成「法身光明」。這位很可能就是後面所說的宣努沃和喜饒巾的兒子。